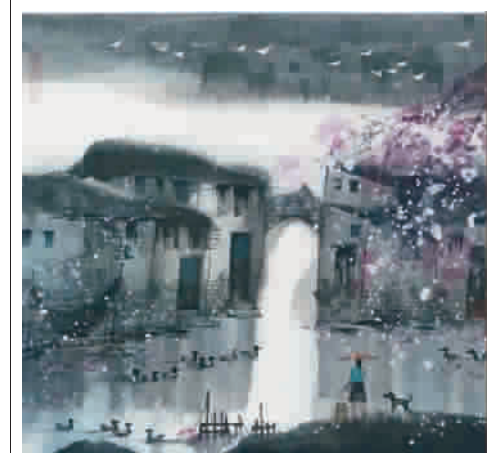


最早知道张充和是在 2000 年左右,白谦慎回国,讲述他接触过的老一辈旅美华人学者。他的书法曾得到过张充和的指导,几乎每次交谈都要提到张充和书法及生活,故对张先生其人印象深刻。也因为这个缘故,还在我当时执编的杂志上刊发文章,介绍张充和及其师友圈的翰墨因缘。我第一次读到张充和的随笔,是在沈尹默外甥谌北新策划的《沈尹默蜀中墨迹》一书。谌北新算起来是我的校友,上世纪 50 年代曾在中央美院学习油画,毕业后在西安美院任教。作为沈氏家族的后人,他一直致力于沈尹默的研究与推广。这本沈尹默蜀中墨迹,顾名思义都写于四川,也都是张充和的个人收藏。

1949 年离开故国旅居海外的张充和精心保存了沈尹默重庆时代写给她的墨迹,包括那些写废了和试墨用的墨迹。20 世纪最后十年中,张充和写过两篇与沈尹默有关的文章。1991 年张充和写了题为“以洗砚说起——纪念沈尹默师”一文,追忆她与沈尹默的交往,以诗词和书法为圆心展开的。张充和的回忆,提供了若干个重庆时代沈尹默的一些艺术生活的细节,他和朋友们的诗词唱和,

终于到了传说中的高黎贡脚下,野心勃勃地准备挑战南方丝绸之路古道北斋公房,全程 75 公里,除了徒步没有其他选择。一群平时几乎不运动的上班族,有这样不经大脑的雄心壮志,着实把当地的朋友吓得不轻。朋友苦口婆心,才顺服我们选择了一条入门级的徒步线路。在山脚下安顿下来后才知道山上的电线杆被吹断了一根,全村都停了电,已经在保山四处游荡了一天的我们,面临着手机随时没电的焦虑,为了打发这种焦虑,我们选择出门逛逛。高黎贡以树多、花

多、鸟多而著称,有着世界海拔最高的热带雨林,世界上最大的大树杜鹃和中国分布最多的鸟。每年都会有很多摄影爱好者以及科研人员慕名而来,观鸟赏花。住的客栈位于半山腰的百花岭,一听名字就知道这里最出名的是什么,但是很可惜我们错过了杜鹃的花期,没有看到满山红花,只有树下残留的星星点点的花瓣,任由我们去想象。杜鹃谢了,桃子也熟了。走着走着,走进了一片长满了桃树的山坡。找到了一棵被鸟啄过最多的桃树,在这方面鸟比人聪明,知道这满山桃树哪一棵最甜。树下摘得不过瘾,朋友轻车熟路爬上树,誓要摘到最高的那个桃子。树下的我们,桃子一拿到手就迫不及待地擦擦吃了,“野桃子”嘛,俗气地说就是有食物本来的味道。吃得正欢,迎面走来一位大姐,手里拎着一桶桃子,这才知道自己误入了私家桃园。同伴立马道歉,想要赔偿大姐的损失,谁知大姐反而递给我们一把剪刀让我们多摘点吃。



春雨江南 (中国画) 傅嘉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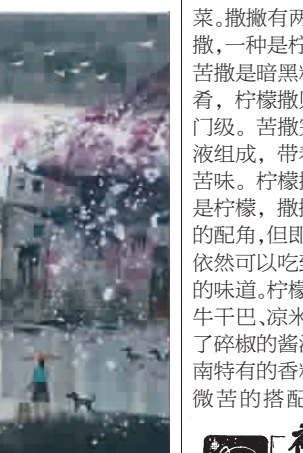
给弟子示范、改诗词画等等……这些零星的片断,有助于后人透过历史烟尘了解那个时代的沈尹默和他交游圈里一些旧事。据白谦慎转述,1940 年张充和在重庆主演昆曲《游园惊梦》,文化界为之轰动,章士钊特赋七律一首志感,一时唱和者甚众,沈

尹默也和了两首,托郑颖孙带给张充和,这是张充和与沈尹默最初的交往。此后张充和把自己的诗词寄给沈尹默求教。除了诗词,还向沈尹默请教书法,沈尹默为此给张充和开过一个简洁的碑帖目录。张充和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一次雅集。1940 年或 1941 年间一位儒雅的四川乡绅杨先生,邀请沈尹默、乔大壮和女画家金南萱与张充和到杨家小游。金是沈尹默夫人褚保权的朋友。他们白天游园玩山,主人盛筵招待,晚间预备了笔墨纸砚,请大家留下墨宝。于是四人合作一幅,由金南萱率先作画,沈尹默写张充和的“秋晴”五律。其中“客情秋水淡,归梦蓼花红”二句,乔大壮认

大姐是山里小学的老师,家里并不靠这块桃林营生,种下这些桃树仅仅是怕地荒了,她很高兴有人对这满山的桃子感兴趣。回到客栈后,依旧没有电,说是今天修不好了。老板娘已经遣老伴去县城买发电机,在他回来之前我们只能就着烛光吃晚饭。真正的烛光晚餐是看不清菜的,连同伴们也变成了黑暗中的一团团跳动的影子,但菜的香气比什么都清晰。气味算是云南菜的一大特色,当地人爱用一些香气明显的植物入菜,比如薄荷,比如藿香,比如香茅草。

云南人在吃上特别有创意,一些稀松平常但外地人想不起来去吃的东西,在这里都会成为一道美食。这些创意有些属于外地人比较容易接受的小清新,还有一些就是不那么好接受的暗黑料理了。

炒豆尖算是云南小清新料理界代表,就是把豌豆茎叶的尖尖掐下来炒一炒,茎叶的尖尖是豌豆苗最鲜嫩的地方,同时囊括了豌豆的特殊香气与甜味,鲜甜嫩滑的口感完胜我们平时所吃的茎叶类蔬菜。撒撒有两种,一种是苦撒,一种是柠檬撒。这里的苦撒是暗黑料理的终极菜肴,柠檬撒则最多算是入门级。苦撒完全用牛的胃液组成,带着比较明显的苦味。柠檬撒主要的配料是柠檬,撒撒算是配角中的配角,但即便是柠檬撒,依然可以吃到明显的撒撒的味道。柠檬撒搭配牛肝、牛干巴、凉米线,配上浸泡了碎椒的酱油以及一些云南特有的香料,果香辛辣微苦的搭配居然恰到好处。



春雨江南 (中国画) 傅嘉俊

为下句不妥,沈尹默却说不错,因此相持争论一番。数十年后,张充和追忆前尘,认为“当时觉得两老辩论比上课更有意思,因为可得到双重的意见同知识。”

写于 1994 年的《仕女图始末》,同样与沈尹默有关。1944 年张充和自作的《仕女图》结缘于

沈尹默的诗句:“四弦拔尽情难尽,意足无声胜有声。今古悲欢终了了,为谁合眼想平生。”此图原为水利专家郑肇经(1891-1989)所藏,继而又得沈尹默、汪东、乔大壮、潘伯鹰等人的题词,次年又得姚鹓雏和章士钊题词。沈尹默为题“充和素不解画,因见余小诗遂发愿作此图,闲静而有致,信知能者固无所不能也。”此画一直为郑肇经珍视,岂料失于十年浩劫。1991 年有人在苏州发现张充和的《仕女图》,遂得买回,重新回到作者身边,而此时与这幅画相关的人都已不在人世。楚弓楚得,冥冥中似有定数。张充和在这篇随笔的最后这样写道:“这幅画,偶然得来,既失而复得,应该喜欢,但为谁欢喜呢? 题词的人、收

处。心理上的排斥最终被诚实的味觉征服,这可能是天下所有暗黑料理长盛不衰的原因。

摸黑吃完的夜宴,无法欣赏食物的“色”,但“香”与“味”却得到了一次充分发挥自己的机会。吃完晚饭,站在院子里看着黑暗中只剩下一点线条的高黎贡,深吸一口气,仿佛可以闻到原始森林的香气。高黎贡是神秘的,它是超越人类的存在,它的历史在人类与文字还远没有出现时就开始了。大风吹倒山里的电线杆,需要三天才可以修好,人类总想打败大自然,但大自然一个不经意的动作就可以让现代文明暂时瘫痪。

听当地的朋友说,高黎贡山上还有许多原住民,汉语懂得不多,远离现代文明,不肯搬到山下来往。对于习惯了高黎贡的人来说,大山不为现代文明所动的深邃更让他们臣服。万事都在变,对高黎贡来说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

1949 年 5 月下旬,枪炮声响彻上海郊外,一支支解放军部队开往市中心的时候,一批电影摄影师也怀着极度兴奋的心情云合影从,凭着职业的敏感扛起摄影机,奔向部分已解放了的上海街头,真实记录下了历史性的一周时间。这些珍贵的镜头最终剪辑成了第一部记录上海解放的纪录片。尽管今天已很难找到这部纪录片的全片了,但是,片中解放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过南京东路百货商场门口、国民党的白旗从市政府大楼上降落等镜头,已被影像工作者引用过无数次,成为人们对那个年代最深刻的记忆之一。

这部纪录片的拍摄者都曾在上海的电影公司任职,其中比较知名的有拍摄过上百部电影、曾任上影厂总工程师的黄绍芬,有和赵丹一起从南通走进大上海闯荡电影圈、任过北京电影制片厂总工程师的朱今明,还有 20 岁就开始从艺生涯的著名摄影师章超群等等。上海解放前,这几位摄影师和许多电

影工作者一样,响应地下党组织的号召,留在上海,迎接解放。5 月 24 日的夜晚,他们在厂里听到了隆隆地炮声,就像一声春雷从天际传来。第二天清晨,黄、朱、章等人便迫不及待地拿起摄影机奔向上海市中心,拍到了跨过外白渡桥的

《沈尹默蜀中墨迹》收录的沈尹默墨迹写于 1941 年到 1945 年间,不过,并不是张充和藏沈墨的全部,按张充和和自己的说法,这只是其中的三分之一。白谦慎把沈尹默重庆时代的书法视为“创作力最旺盛的精品时期”,沈氏蜀中墨迹其价值可知。

沈尹默蜀中墨迹中的题跋文字,还保留了一些与张充和相关的信息——颇可看出年轻时张充和的性格与爱好。沈尹默的墨迹里屡屡提到。诸如:“充和来以旧笺见示,因为录此词一过。乙酉夏始雨中石田小筑。尹默。”“充和旧岁持此绢来索书,搁置经年。今夏过余石田小筑,乘兴为最近作数首归之。甲申五月,尹默。”

即使在艰难的抗战岁月,张充和也不忘苦中作乐,逛冷摊收集各种印制考究的笺纸,并乐于分享给师友。在这一点上,即使是翰墨场上的须眉也自叹勿如。



择居仁里和为贵 (书法) 陆康

人民解放军,拍到了涌上街头庆祝解放的上海市民。5 月 31 日,他们在大光明电影院里拍下了上海各界人民纪念“五卅运动”大会的盛况,还拍到了上海水陆交通恢复正常运营的珍贵镜头。6 月 1 日,星期三,听说陈毅市长要到上海交通大学参加“上海市各界青年代表纪念‘五卅运动’大会”,章超群等人二话没说,扛着摄影机来到交大的新文治堂进行拍摄。一走进交大会场,大家就被火热的场面吸引了。那一张张笑逐颜开的脸庞,还有那响彻云霄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点

烟花三月,去扬州拜访画家李翔。他知我最近身体欠佳,特地觅到了两只野生甲鱼和黄鳝,叮嘱我炖汤滋补身体,关爱之情溢于言表。我自然心存感激。早晨起来,看到甲鱼呆在水盆里一动不动,唯恐它死了对不起朋友一片好心,赶紧把它放在厨房的池子里,站在水池边用一根草竿逗它,突然想到了《国语》中一段关于甲鱼的故事。

陈省之公父文伯饮南宫敬叔,以露睹父为客,羞整焉。小,睹父怒,相延食餐。辞曰:“将使整长而后食之。”陈省之,文伯之母闻之,怒曰:“吾闻之先子曰,祭养尸,殯养上宾,暨于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鲁大夫辞而复之。

这个故事大概的意思是:公父文伯设宴请南宫敬叔吃酒席,邀请露睹父作陪。席间上了一只小甲鱼,露睹父不太开心,说等甲鱼长大了再吃吧,便起身走了。文伯的母亲听说了这件事,就生气地跟儿子说,你父亲在世时说,祭祀的时候可以简单一些,招待上宾的时候要隆重一些,一只甲鱼,怎么舍不得,却让客人生气呢? 于是把儿子文伯赶出家门。过了五天,鲁国的大夫们来跟来太太求情,才让文伯回家。

南宫敬叔是孔子的学生,鲁国大夫,算是一个饱学之士,应该也是高官,露睹父能作陪,应该也是当时的显赫人家,恐怕不至于为了一只甲鱼的大小而斤斤计较,至于文伯的母亲,用去世了的丈夫的话教育孩子,教育得当然在理,但是,为此把儿子逐出家门,似乎过分了。对故事的真实性我们姑且存疑,何况左丘明做《左传》常有其事,却未必有其实,后人多有评说。这里不论其是非。从此甲鱼,我又想到了另一个关于甲鱼大小的事情。

南京有个随园,随园之主是清朝乾隆年间大名鼎鼎的才子、诗坛盟主袁枚。袁枚留给大家最喜闻乐道的财富是《随园食单》,当中《带骨甲鱼》记述了这么一段话:要一个半斤重者,斩四块,加脂油三两,其油锅煎两面黄,加水、秋油、酒煨,先武火,后文火,至八分熟,加蒜,起锅用葱姜糖,甲鱼宜小不宜大,俗号“童子甲鱼”才嫩。

由此推想,2000 年前文伯家的大厨选材还的确专业,并非是出于文伯的好客或者吝惜,露睹父固然有点挑剔,其母恐怕也过之犹不及了。

相形之下,现在人确实更难伺候招架了。走亲访友串个门,带个伴手礼,要斟酌很久,大了有行贿讨好之嫌,小了有不尽之疑。其实,何须如此纠结?

南朝有个大将军陆凯,率兵南征到了梅岭,恰逢梅花怒放。信使要回京城,陆凯想到了好友范晔,就是大名鼎鼎的《后汉书》的作者,便信手摘下一枝梅花,写下了一首千古绝唱:“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何所有? 聊寄一枝春。”春天的江南什么没有? 可是,一枝梅花,一首小诗就足以代表对朋友的思念和问候了。陆凯和范晔已故去千年,话却流传至今。可见,送礼的人用再多心思,受之者有时和露睹父一样未必能辨明真意,更多人还是会和范晔一样,为一枝梅、一首诗而欣喜若狂。还是应了那句话:礼轻人意重,礼物贵的是一个“情”字!

燃了大家的热情。事隔 30 年后,章超群和友人提起此事时仍心潮澎湃:“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如此热烈的场景! 整个会场都洋溢着欢乐的气氛,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更让他们兴奋不已的是,在会场里第一次见到了陈毅市长。

陈老总还是那样神采奕奕,又是那样的平易近人。他用敬礼的姿势向会场里的学生、群众致意。

有成百上千只手伸向这位解放大上海的司令员,都想和他握手、和他拥抱。摄影师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用电影胶片记录下这一人民欢呼翻身得解放的历史时刻。

今年是上海解放 70 周年,新中国诞生 70 周年,当年参与拍摄的摄影师们多已作古,但他们在胶片上留下的上海解放之初的影像画面将永存于共和国史册。

(苗青整理)明日请看第一次大巡游、大阅兵。责编:徐婉青

甲鱼的大小